

# 羊毛战记

WOOL 

[美] 休·豪伊 著

陈宗琛 译

每一场相爱，都要以毕生为代价，  
每一次新生，都要用死亡来换取，  
你愿意这样活着吗？

HUGH HOWEY

Hugh  
Howey

[美]

休·豪伊

著

陈宗琛

译

# WOOL

羊毛  
战记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WOOL: A Novel by HUGH HOWEY

Copyright©2012 by Hugh Howey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 through  
The Grayhawk Agency.

2013©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18-2014-122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羊毛战记 / (美)豪伊(Howey,H.)著;陈宗琛译. -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5.1

书名原文:Wool

ISBN 978-7-5404-6937-5

I. ①羊… II. ①豪… ②陈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2822号

## 羊毛战记

[美]休·豪伊 著 陈宗琛 译

出版人 刘清华

出品人 陈 垦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(200020)

责任编辑 傅 伊

封面设计 向典雄

封面插画 沈其扬

责任印制 王 磊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(410014)

网 址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经 销 湖南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0×1000mm 1/16

印 张 32

字 数 49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04-6937-5

定 价 58.00元

版权专有，未经本社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10-80271198

# 目 录

PART 1 第一部分	<b>出 去</b> 001
PART 2 第二部分	<b>精 准 口 径</b> 041
PART 3 第三部分	<b>放 逐</b> 123
PART 4 第四部分	<b>崩 溃</b> 209
PART 5 第五部分	<b>孤 立 无 援</b>

# PART 1

第一部分 | 出去



霍斯顿一步步爬上楼梯走向死亡，而孩子们正在上面玩。他听到震耳欲聋、肆无忌惮的笑闹声。只有无忧无虑的孩子才有办法笑得这么开心。霍斯顿步履沉重，绕着螺旋梯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步步往上爬，老旧的鞋子重重踩在铁梯板上，脚步声在楼梯井嗡嗡回荡。

那双鞋子是父亲留给他的，破旧不堪。破旧的鞋子踩着同样破旧的铁梯板。梯板上的油漆已经剥落殆尽，只剩角落和梯板底下还有残留，因为鞋子踩不到。楼上楼下还有其他人也在爬楼梯，楼梯井沙尘飘扬。霍斯顿扶着栏杆，感觉得到那震动。栏杆已经被磨得光滑油亮，那景象总是令他惊叹。几百年下来，人的手掌就足以把钢铁磨平。

历经了无数世代无数人的踩踏，每片梯板都微微有点弯，而且边缘都被磨圆，乍看之下有点像突出的嘴唇。看起来，梯板面上本来应该是有防滑用的钻石形小凸起。何以见得？因为左右两侧的小凸起都还在，可是靠近中央的都不见了，只剩光秃油亮的铁皮和油漆的残迹。

霍斯顿抬起脚，踩上一步，老旧的鞋子重重踩在梯板上，一步又一步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霍斯顿不由得陷入冥想。多少年了，肉眼看不见的铁分子随着时间磨蚀，层层剥落，而一代代的生命也随着时间消逝，灰飞烟灭。当然，这样的感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多年来，他偶尔会忽然意识到，住在这里的人，也许本来不可能存活这么多年，就像这座螺旋梯，本来也应该撑不了这么久。

狭窄的楼梯井，像一长串绵延不绝的螺旋，深入地底，贯穿整座圆筒形地堡，仿佛一条长长的吸管竖立在玻璃杯正中央。然而，当初设计这座螺旋梯的人，也许根本没预料到它会承受这么长时间的损耗，就好像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座圆筒形地堡也很可能根本不是为居住设计的。至于地堡原本是什么用途，如今早已没人记得了。如今，这座螺旋梯已经成为主要通道，数千居民平日上下楼都依赖它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在霍斯顿看来，这座楼梯原本的设计，应该是紧急逃生用的，而且使用人数限定在几十个。

又过了另一层楼——这一层是住宅区。在这个巨大的圆筒形结构里，每一层楼都像是一片圆圆扁扁的薄饼。霍斯顿跨上最后几级梯板，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上这座楼梯。上头孩子们的笑声越来越响亮，如倾盆大雨轰然而下。那是多么年轻的笑声，多么无忧无虑。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活在什么样的地方，还没有感觉到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土壤的压力。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深埋地底，只感觉得到昂扬的生命力。青春洋溢的生命，未经沧桑，欢乐的笑声向下洒落，弥漫在楼梯井中。只是，那高亢急促的笑声，相对于霍斯顿此刻的行动，形成强烈对比，如此的不协调。霍斯顿心意已决，他要“出去”。

当他逐渐接近上面那层楼，发现孩子们的笑声中，有个声音特别高亢嘹亮。此刻，他忽然回想起自己在地堡里的童年时光——就像这些孩子，他也曾经上学，和他们一样玩耍嬉闹。当时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这座巨大单调的水泥圆筒感觉就像一个浩瀚的宇宙、一个辽阔的世界，一辈子也探索不完。也可以说，它仿佛一座迷宫，他和其他小朋友迷失在里面，永远出不来。

只是，那已经是遥远的三十多年前，遥远的过去。霍斯顿忽然感觉，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光，遥远得像是好几辈子的前世，仿佛那是另一个人的美好时光，仿佛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他。他干了一辈子保安官，肩上的重担令他渐渐忘掉美好的过去。而且，这几年，他已经来到人生的第三个阶段——不再是孩子，也不再是保安官。这几年，他活在一个秘密中。三年来，他默默等待，然而，他所期待的却一直没有出现，到现在，他仅剩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。日子，每一天都比从前的一个月更漫长。跟现在比起来，从前还比较快乐。

最后，霍斯顿忽然发觉，他的手已经摸不到楼梯旁的栏杆，这才意识到



自己已经爬到螺旋梯的最顶端。弯弯的铁扶杆，多年来被无数的手磨得光滑油亮，此刻已经到了尽头。出了楼梯井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宽阔。这个宽敞的大餐厅，还有旁边的大厅，是全地堡最宽敞的地方。现在，孩子们的嬉笑声已经近在耳边，只见好几个亮晃晃的小身影在零零落落的椅子间窜来窜去，玩捉迷藏。有几个大人想制止他们玩闹。脏兮兮的磁砖地板上，粉笔、蜡笔散落一地，霍斯顿看到唐娜弯着腰在捡。她的先生克拉克坐在餐厅另一头的桌子旁，桌上有几杯果汁和几盘玉米饼干。他向霍斯顿挥挥手。

霍斯顿根本没想到要跟他挥手打招呼。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提不起劲，也或许是根本没那个心思。那几个大人小孩身后，是大餐厅的一面大墙，墙上投映着一片模糊的影像。霍斯顿愣愣地看着那景象。那是他们这个单调荒凉的世界里最辽阔的景观。清晨，死气沉沉的沙丘笼罩在晨曦的微光中。那是多么熟悉的景象，从他小时候到现在，从来不曾改变过。从在大餐厅的桌子间玩捉迷藏的童年，到现在哀莫大于心死的他，那些沙丘，永远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荒凉死寂。沙丘连绵起伏，丘顶上蜿蜒曲折的天际微光闪烁。而更远处，一座座钢铁与玻璃构成的高耸建筑刺向天际，在晨曦的微光中若隐若现。据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曾经居住在那里。

这时候，那群孩子当中忽然有一个猛然窜出来，像颗流星似的撞上霍斯顿的膝盖。他低头看看那孩子，伸手想去摸摸他的头。应该是苏珊的孩子。但转瞬间那孩子又一溜烟窜向那群孩子，仿佛流星忽然又飞回轨道。

看着那孩子，霍斯顿忽然想起艾莉森。那一年，他和艾莉森终于抽到签了，然而，也就在那一年，艾莉森死了。一直到现在，他还留着那张签，不管到哪里，都带在身上。他们本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。本来，说不定这群孩子当中就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。说不定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现在也该两岁了吧。说不定，此刻他们的孩子会跟在那群大孩子屁股后面。他们，就像地堡里所有的夫妻一样，都曾幻想过自己会受到幸运之神的加倍眷顾，生出一对双胞胎。当然，他们知道运气不会凭空降临。他们非常努力。她体内的避孕器被取出之后，一夜又一夜，他们想努力兑现那张幸运之签。那些已经有孩子的父母都祝福他们，至于那些希望抽到签的年轻夫妻则是暗暗祷告，希望这一年他们白费功夫。

他们明白自己只有一年时间，所以，他和艾莉森忽然变得很迷信。只要有助于他们生出孩子，他们什么都信。在床头挂大蒜，女人会更容易受孕；在床垫底下放两个一毛钱的铜板，女人会生出双胞胎；艾莉森在头发上绑了一条粉红缎带，霍斯顿把眼袋涂成蓝色……很多荒谬的把戏他们都玩过，一方面是因为好玩；但另一方面，却是因为他们想要孩子想疯了。不过，还有更多千奇百怪的方法，像降灵法会，或是各种荒诞不经的民间传说，他们都没有尝试。照理说，他们应该要试遍所有的方法才对，那才真叫疯了。

然而，他们并没有继续尝试。那一年还没结束，生孩子的权利已经转移给另外一对夫妻了。但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，而是因为时间不够。因为，霍斯顿已经没有妻子了。

接着，霍斯顿转身走开，离开那些玩耍的孩子，离开那一大片模糊的景象，走向他的办公室。地堡出口的闸门，就在大餐厅边缘，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。要从大餐厅走到闸门的密闭气闸室，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。在走向办公室的途中，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一幕景象：办公室门口曾经有过一场挣扎拉扯。过去三年来，他每天都要经过那疯狂挣扎的现场。而他也不敢回头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一旦回头，就会看到她那一动也不动的躯体。一旦回头，就会看到墙上那辽阔的景象。由于地堡外监视器的镜头污垢日积月累，越来越脏，空气中飘散着灰尘，使得画面一片模糊，但隐约可见一条步满足迹的小径延伸到沙丘上。他知道，如果视线顺着那条小径越过泥泞的沙丘，看向远处地平线那废弃的城市，可能会看到她，看到她躺在沙丘上，弯曲的双臂压着头底下，整个人仿佛一颗沉睡的卵石，而空气中的剧烈毒酸不断地腐蚀她。

也许会看到。

其实，很难看得到，很难看得清楚。即使在那件事刚发生不久，镜头还没有开始脏，画面还很清楚的时候，就已经很难看得清楚。更何况，画面上看到的，是真实的景象吗？其实非常可疑。于是，霍斯顿决定干脆不看。他走近办公室门口。当年，就是在那里，他太太忽然发狂，拼命挣扎，那记忆犹如梦魇缠绕不去。他穿过门口，走进办公室。

“唷，谁起得这么早啊？”马奈斯笑着跟他打招呼。马奈斯是他的副手，副保安官。

说着，马奈斯关上档案柜的铁抽屉。由于卡榫太老旧，抽屉发出刺耳的“嘎吱”一声。接着，他端起一个马克杯，杯口热气蒸腾。这时候，他注意到霍斯顿神情凝重：“老大，你还好吧？”

霍斯顿点点头，伸手指向办公桌后面的钥匙架。“羁押室的钥匙拿过来。”他说。

副保安官脸上的微笑立刻消失，皱起眉头。他放下杯子，转头扭身去拿钥匙。这时候，他背后的霍斯顿把警徽拿在手上，手指轻抚着冰冷尖锐的星角。这是他最后一次碰这个警徽了。然后，他把警徽放到桌上。马奈斯转回头，把钥匙递给霍斯顿。霍斯顿伸手接过去。

“要不要我去拿拖把？”

说着马奈斯抬起手，大拇指朝大餐厅的方向比了一下。通常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，他们才会进羁押室：第一，有人关在里面。第二，打扫。

“不用了。”霍斯顿朝羁押室的方向扭了一下头，意思是要副保安官跟他一起过去。

说完他立刻转身走向羁押室。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马奈斯猛然站起来，椅脚摩擦地面“嘎吱”一声。他飞快跟到霍斯顿后面，而霍斯顿已经走到羁押室门口，慢慢把钥匙插进钥匙孔。门锁设计精良，保养得很好，发出清脆的“铿锵”一声，接着，门被拉开，铰链合页“嘎吱”一声，霍斯顿毅然决然踏进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门。然后，羁押室陷入一片寂静。

“老大？怎么回事？”

霍斯顿的手从铁栏杆中间伸出来，钥匙在手掌上。马奈斯低头看看钥匙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来。

“老大，你干吗？”

“去请首长来。”说完，霍斯顿深深叹了一口气。这口气他已经憋了三年。

“去告诉她，我要‘出去’。”

羁押室墙上的影像，不像大餐厅那么模糊。为什么？在生命的最后一天，霍斯顿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。会不会是因为羁押室这边的镜头装了防护罩，挡得住风中的毒酸？在地堡里，只要被判死刑，最后就是被送出去擦拭那些镜头。在小小的羁押室里，墙上的影像，就是他们这一生最后看到的景象，所以，他们会因此特别用心，把羁押室这边的镜头擦得特别干净？

霍斯顿喜欢最后这种可能性，因为那会令他格外想念妻子。那会让他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为什么会自愿被关进铁栏杆里。

他坐在那里，心里想着艾莉森，眼睛看着外面那死亡的世界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个世界就已经被人类遗弃。在他们这个深埋地底的城堡里，从这个角度看到的，并不是最美好的景象，不过，也不是最可怕的。远处，那缓缓起伏的低矮沙丘呈现一种土黄色泽，看起来就像牛奶分量调得刚刚好的咖啡。而沙丘上的天空，始终是那一成不变的灰蒙蒙，从他小时候，或是从他父亲小时候，或甚至从他祖父小时候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变过。外面，唯一会动的东西，就是天上的云。浓浓的云团遮蔽了整个天空，笼罩在沙丘上，犹如图画书上那些成群流窜的野兽。

那死亡世界的景象，布满了羁押室的整个墙面。其实，不只是羁押室，地堡最上面这整个楼层，四周环绕的墙上都布满了影像，而每个墙面都是四

周辽阔景象的不同片段。模糊的影像，斑点，污垢，而远处是更模糊的荒野。羁押室里，从床边到衔接另一面墙的墙角，上至天花板，下至马桶，整个墙面是满满的影像。那模糊的影像，仿佛镜头上沾满了油污，不过，影像虽然模糊，看起来却依然栩栩如生，仿佛跨一步就可以走出去，仿佛羁押室里那令人生畏的铁栏杆对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口，充满诱惑，诱惑你走出去。

不过，那影像只有在远看的时候才会逼真。一靠过去，霍斯顿立刻就注意到巨大的影像上有一些固定不动的像素点，白白亮亮，在一片黄黄灰灰的影像上显得很突兀。每个像素点都亮得很刺眼（艾莉森曾经形容那是“贴上去的”像素点），仿佛一扇扇极微小的四方窗，窗里的光线更明亮。也可以说，那一个个细得像头发一样的小洞，仿佛想泄露出真正的景象。由于他已经靠得很近，看得很仔细，发现小洞总共有好几十个。整个地堡有谁能修好这个影像吗？有工具能够执行这么精密的工程吗？霍斯顿很怀疑。这些亮点是否像艾莉森一样，已经死了，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了？到最后，是否所有的像素点都会全部死亡？霍斯顿想到，如果有一天，画面上的像素点有半数以上变成亮点，然后，再过几百年，整个画面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灰点和黄点，到最后，只剩下几十个，那么，呈现的画面就会彻底翻转过来，变成另外一个世界、另外一种面貌。地堡里的人会以为外面的世界是一片火海，而那些仅剩的灰黄色泽，可能会被误以为是“坏掉的”像素点。

或者，会不会霍斯顿他们这一代的人正是这样？他们在画面里看到的世界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？

这时候，霍斯顿忽然听到后面有人清了一下喉咙，他立刻转身，看到詹丝首长就站在铁栏杆外，身上穿着连身工作服，两手交叠平放在小腹前。她朝羁押室那张床的方向点点头，神情凝重。

“从前，如果羁押室没关人，而你和马奈斯副保安官也下班了，有时候，晚上我会跑进来，坐在那张床上，看着墙上的景观。”

霍斯顿也跟着回头，看着墙上那泥泞、死寂的辽阔荒野。看着那死亡世界，再想想童话书里的美丽景象，会更令人沮丧。自从传说中的“暴动”以后，地堡里劫后残存下来的书，就只剩下童话书了。书中那五彩缤纷的世界真的存在吗？绝大多数人都存疑，就好像，他们也不相信世上真的有紫色的大象，

或粉红色的鸟。不过，比起眼前这个世界，霍斯顿倒觉得书上那些东西反而比较有可能是真的。每当他看着书上翠绿的大地、蔚蓝的天空，他都会觉得那背后隐含着某种深沉的意义，隐藏着某个很根本的问题。地堡里还有少数其他人也和他一样。那荒凉的景象确实令人沮丧，不过，跟闷得令人窒息的地堡比起来，外面的世界倒像是天堂了。外面的空气，才是人应该呼吸的空气，不管有没有毒。

“坐在这里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”詹丝说，“呃，我的意思是，景观看起来比较清楚。”

霍斯顿还是没吭声。他看到一团浓云忽然散开，涌向另一个方向。灰暗翻腾的云。

“晚餐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。”首长说，“这是传统——”

“规矩我很清楚，不需要再麻烦你跟我解释。”霍斯顿忽然打断詹丝的话。“三年前，艾莉森最后的一餐就是我送过来的。才三年，就在这里。”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要去摸手上的铜戒指，忘了他根本没戴戒指。一个钟头前，他把戒指放在柜子上，忘了戴。这是一种习惯动作。

“真不敢相信，已经这么久了。”詹丝低声嘀咕了一句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霍斯顿转头看看她，发现她正眯着眼睛盯着墙上的云。

“你会想她吗？”霍斯顿的口气有点不怀好意，“还是说，你觉得三年实在太久了，镜头一直没人擦，才会变那么脏，画面才会那么模糊？”

詹丝瞄了他一眼，但很快又低头看着地上：“你应该明白，我并不希望看到有人被送出去，我根本不在乎影像清不清楚，不过，法律就是法律——”

“你有你的责任。”霍斯顿想压抑自己的怒气，“法律，我比谁都懂。”他手动了一下，似乎想去摸胸前的警徽，似乎忘了警徽没有戴在身上，就好像戒指也已经没有戴在手上了：“哼，这辈子，我都在执行那些法律。就算我已经知道那些法律根本就是狗屁，我还是照样执行。”

詹丝清清喉咙：“呃，我并不打算问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。我想，我只能假设你在这里过得很不开心。”

霍斯顿看看她，注意到她眼睛微微有点湿润。她还来不及眨眼睛，把眼泪挤掉。詹丝看起来比从前瘦，而且因为身上那件工作服太宽松，整个人看

起来有点滑稽。在他印象中，从前她脖子上的皱纹并没有那么深，而跟从前比起来，她的眼神也变得更深沉，或者，更沉重。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嘶哑，但霍斯顿感觉得到，那并不是因为她年纪大了，或是因为烟抽太多，而是她真情流露，真心的遗憾。

那一刹那，霍斯顿忽然在詹丝的眼中看到了自己。他的身影倒映在詹丝的眼中，憔悴消沉，坐在一张破烂的长凳上，墙上那死亡世界的灰暗光影映照在他身上，使得他的皮肤也显得黯淡无光。看到自己的模样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晕眩。他猛然撇开头，眼睛四下扫描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开自己的注意。此刻，看到自己落魄的模样，犹如一场梦。他需要看看某种真实的东西，某种能够理解的东西。过去这三年，感觉不像真的。而且，现在他甚至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。

他转头看着那阴暗的沙丘，突然，他眼角似乎瞥见画面上又出现另一个白白亮亮的点。又有一个像素点坏掉了。仿佛眼前这个越来越可疑的影像上，又有另一扇小窗口打开了，可以让他们看得更清楚。

霍斯顿愤愤地想：明天就可以解脱了。就算死在外面，至少是真的。

“这个首长，我已经当了太久。”詹丝说。

霍斯顿转头瞥了她一眼，看到她满是皱纹的双手抓着铁栏杆。

“你应该知道，我们的历史档案里找不到地堡的起源，只记载到一百五十年前那次‘暴动’。根据记录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历任的首长都曾经送人出去擦监视器的镜头。不过，我任内送出去的人数，是历任首长中最多的。”

“很遗憾，我又加重了你的负担。”霍斯顿冷冷地说。

“那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。我要强调的就是，那一点都不愉快。”

霍斯顿伸手拂过那巨大的屏幕。

“不过，明天晚上，你一定会是第一个上来看夕阳的人，对吧？明天，风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”他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用这种口气说话。不管明天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，不管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悲哀，不管明天会不会死，这些都不是令霍斯顿感到愤愤不平的。令他悔恨的，是艾莉森的死。尽管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，尽管当时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无可避免的，但他还是觉得，那一切本来都还有机会可以挽回。“明天，你就可以欣赏美景了。好好享受吧。”

这句话，仿佛不是对首长说的，而是对他自己。

“你这样说很不公平。”詹丝说，“法律就是法律。你触犯了法律。这你自己应该明白。”

霍斯顿低头看着地上，两个人忽然陷入一阵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詹丝首长先开口打破了沉默：

“到目前为止，你都还没有开口威胁我们，说你不肯做那件事。有些人觉得很不安，他们认为你可能不会去擦镜头，因为你没有说你不肯。”

霍斯顿忍不住笑出来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说我不肯擦镜头，他们反而会比较安心？”他摇摇头，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是什么逻辑？

“从前，只要有人坐在你现在坐的那条长凳上，每个都说他死都不会去擦镜头。”詹丝告诉他，“可是，他们出去之后，每个人都乖乖擦了镜头。现在，全地堡的人都有这种预期心理——”

“艾莉森从来没有威胁大家说她不肯擦镜头。”霍斯顿提醒她。不过，其实他知道詹丝的意思。当初，他自己也认定艾莉森绝对不会去擦镜头。而现在，当他自己也坐在这条长凳上，他终于明白她当时的心情。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思考，比起来，擦镜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被送到外面去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犯了罪，而且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送进羁押室，几个钟头后就会被送出去。他们说，出去之后绝对不会擦镜头，那是基于一种报复心理。然而，艾莉森和霍斯顿同他们不一样。他们内心的困惑更巨大、更深沉。对他们来说，镜头擦不擦根本不重要。他们被关进羁押室，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进来。这是近乎疯狂的。他们心中只有好奇，极度的好奇。在墙上那巨大的投影之外，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？

“那么，你到底会不会擦镜头？”詹丝开门见山问他。她显然已经急了。

霍斯顿耸耸肩：“刚刚你自己不是说，每一个出去的人都擦了镜头，这其中必有缘故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为什么”每个出去的人都会擦镜头？他假装不在乎，假装不感兴趣，但事实上，这辈子，特别是过去这三年来，他饱受折磨，就是因为他绞尽脑汁在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问题快把他逼疯了。他不肯回答詹丝的问题，因为，如果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到痛苦，那他何乐而不为？他认为，他太太



等于是被那些人害死的。

詹丝两手抓着铁栏杆，上下搓动，显得很焦躁。“我可不可以去告诉他们，你答应要擦镜头？”她问。

“或者，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我不肯。反正我不在乎。好像不管我怎么回答，对他们都没什么差别。”

詹丝没吭声。霍斯顿抬头看看首长，她对他点点头。

“要是你改变心意，想吃晚饭，那你就告诉马奈斯副保安官。他今天早晚都会守在这里，这是传统——”

这并不需要她提醒。霍斯顿忽然想起他从前执行过的任务，不由得热泪盈眶。十二年前，唐娜·帕金斯被送出去的前夕，他就坐在办公室里。八年前，杰克·布兰特被送出去的时候，他也坐在办公室里。而三年前，他太太要被送出去时，整夜，他一会儿紧抓着栏杆，一会儿倒在地上，彻底崩溃。

詹丝首长转身准备要走了。

“保安官。”她还没走开，霍斯顿忽然喃喃嘀咕了一句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詹丝隔着铁栏杆看着他，迟疑了一下，扬起她那浓密灰白的眉毛。

“现在，保安官是马奈斯。”霍斯顿提醒她，“你刚刚不应该称呼他副保安官。”

詹丝抬起手，指关节狠狠敲在一根铁栏杆上。“吃点东西吧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想对你说话不客气，不过，你实在该好好睡一觉了。”